

III

S A N D G L A S S

沙漏



饶雪漫 作品
SHARON WORKS

我的宝贝
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
灾难过后一切重建
宛如新生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饶雪漫文集温暖珍藏版
青春疼痛系列之八

沙

S A N D G L A S S

漏

III

饶雪漫 作品
SHARON WORKS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饶雪漫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沙漏. 3/饶雪漫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10.5 (2010.6重印)
(饶雪漫文集)

ISBN 978-7-5470-0863-8

I. ①沙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768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7mm × 234mm

字数: 334千字

印 张: 20

出版时间: 2010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6月第2次印刷

统 筹: 雷 同

责任编辑: 张冬梅

特约编辑: 徐单丹 袁舒舒

封面设计: 八牛工作室

美术编辑: 茱 莉 张 琳

ISBN 978-7-5470-0863-8

定 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沙漏记得，我们遗忘的时光。
The sandglass remembers the time we lost.

Part5

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

我的宝贝

蒋蓝

004



Part 6

莫醒醒

112

英雄过后
宛如新生
一切重建

我的宝贝，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。

Part5

蒋 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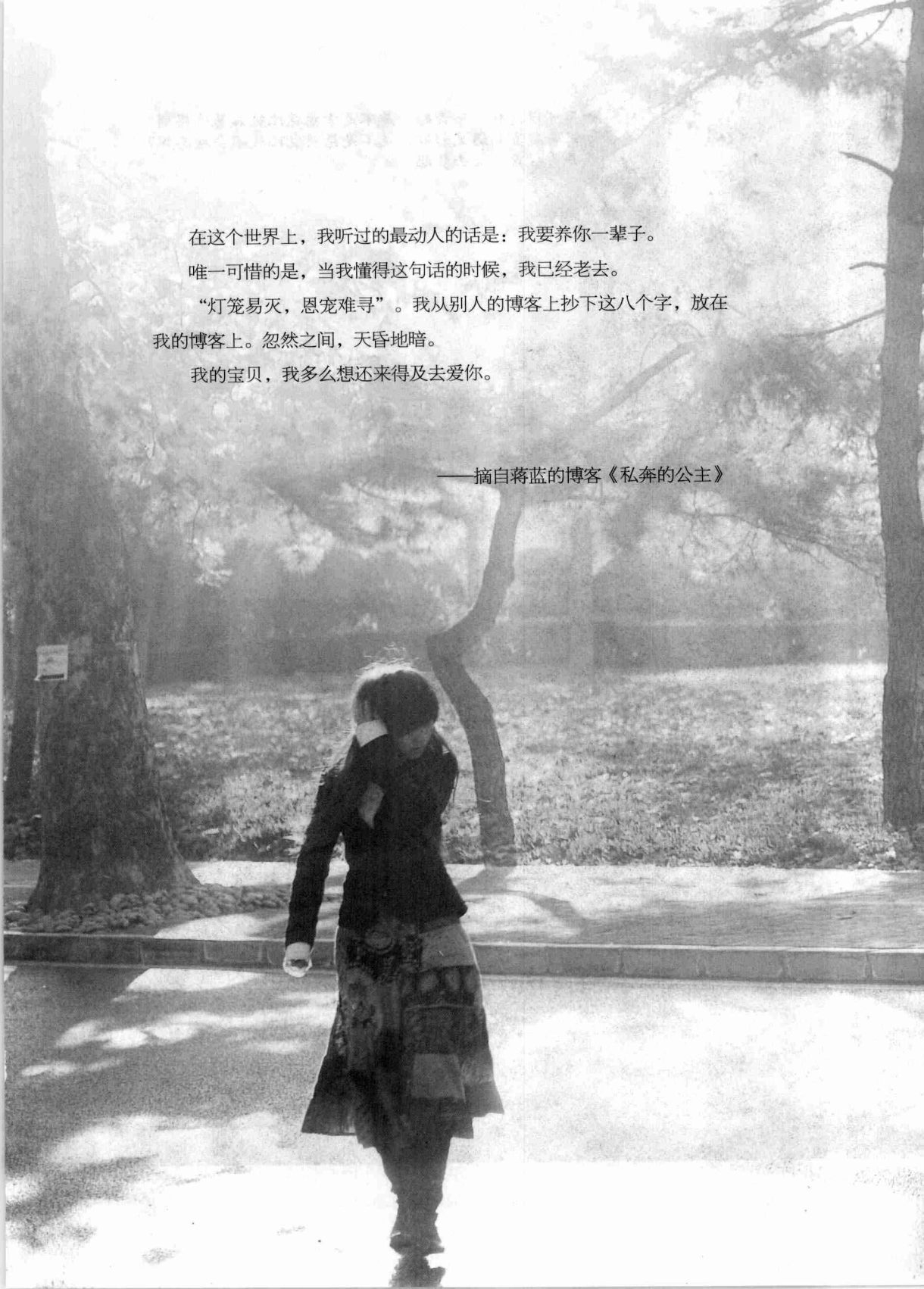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听过的最动人的话是：我要养你一辈子。

唯一可惜的是，当我懂得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老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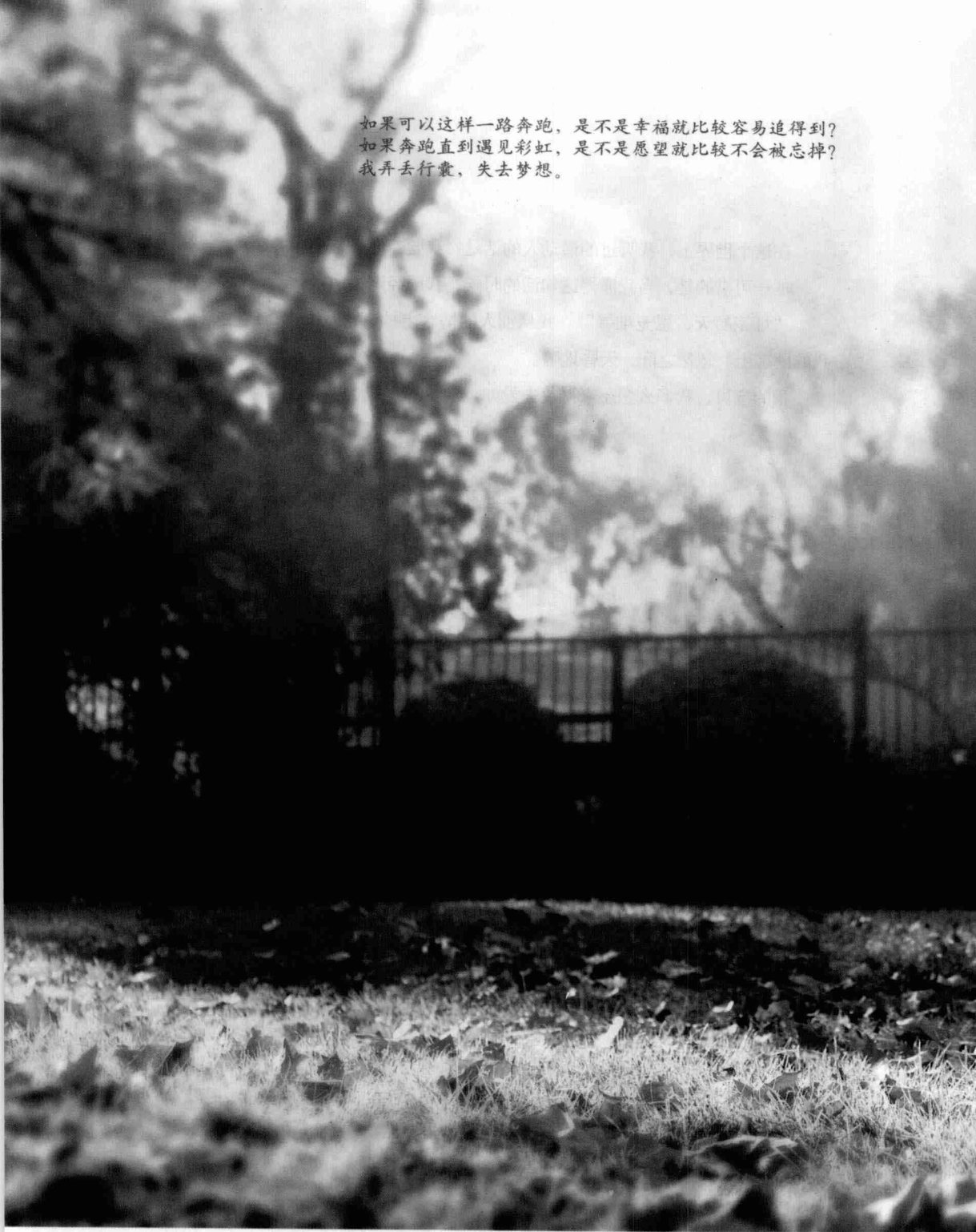
“灯笼易灭，恩宠难寻”。我从别人的博客上抄下这八个字，放在我的博客上。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。

我的宝贝，我多么想还来得及去爱你。

——摘自蒋蓝的博客《私奔的公主》



如果可以这样一路奔跑，是不是幸福就比较容易追得到？
如果奔跑直到遇见彩虹，是不是愿望就比较不会被忘掉？
我弄丢行囊，失去梦想。







我的家，是北京西四环那些如灰尘颗粒般分布的众多破小屋中的一个，十八平方米大小，推开那扇门，走进去，左拐，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都充满着漏水声的破卫生间。但是，只要用拖把使劲敲一下水箱，就会一切安好。只是我和我的同屋都不太喜欢敲它。敲水箱太费力，更何况我总是太累，回到家里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往床上一躺，啥也不想。

但是我今天不爽。

而且是，很不爽。

我捡起地上不知干了多少天的拖把狠狠地敲了一下水箱，它停顿了一会，又继续叫起来。我从鞋柜里拿出一个断了跟的凉鞋，对着它啪啪地不停敲。我靠，它终于停了——在我把整个凉鞋鞋帮都敲散架了之后。我又捡起地上的干抹布，飞快地在墙上那面摇摇晃晃的镜子上擦了擦，镜子露出一小块明亮的地方，我从里面正好看到自己的左脸颊。

多好看的脸蛋，多粉嫩的皮肤。这样的脸蛋皮肤要是还当不了明星，不是老天

爷有眼无珠是什么？

好像着了什么魔，我伸出一个手掌，迅速刮了自己一下。就像一个小鞭炮在我耳边炸开了，我立刻耳鸣了。这种感觉真他妈好极了。我伸出两个巴掌，对着自己的脸左右开弓地扇起来，每扇一下就铿锵有力地骂自己一声：“傻逼！”

傻逼！傻逼！傻逼傻逼傻逼傻逼傻逼傻逼！
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扇了多久，骂了多久。耳光的响声依然像鞭炮，我放了一个过年才会放的长鞭，直到两眼冒金星，耳鸣声响亮得仿佛汽笛声才收了手。

我仍旧站在刚才的地方，我的左脸颊在镜子的照射下，就像注了水的猪肉一样，散发着薄薄的一层油光，好像一捅就会破，流出一大滩油。我尝试笑了一声，嘴角火辣辣，但我极爱这种滋味，像刚喝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麻辣火锅底料，爽得要死。所以我咧着嘴大笑起来，生活太他妈的好笑了，让我他妈的笑死了算了。我一边这么英勇地想着，一边从卫生间里三步向前两步退后地走出来，跌跌撞撞地爬上属于我的那张小床，摸出我包里的最后一罐啤酒，想安慰一下因为骂自己而骂得就要发炎的喉咙。

我珍惜地把拉环拉开，一口气灌进了半罐。

就在这时候，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

我端着那罐青鸟，光着脚跳下床，一把拉开门。门口站着的人是阿布，他把我手里的啤酒一夺，盯着我的脸问：“被谁揍成橡皮泥了啦”

他把头发剪短了，整个脑壳每隔十公分就有一块被剃得光光亮，像一条条跑道。我指着他的怪样，说不出话，只是又忍不住大笑，一笑脸上就像撒了一把花椒，泪水都掉了下来。

“谁把你脑子打坏啦？”他还在问。

我看他脑子才是坏的，他也不想，除了老娘自己，谁敢动我？我懒得跟他罗嗦，手直接摸到他头上去，想感受一下质感如何。他打我的手，我趁机把酒抢回来，一干而尽，然后哑着嗓子问他：“钱带来没有？”

“你还是回去吧。”他劝我说，“你窝在这鬼地方，真以为有什么出路？”

“不借拉倒，少教训我。”我用空酒罐去砸他，他躲开了，砸中他脑后的门。门上方立刻哗啦啦掉下来一大片早已经浮起的墙纸。我盘腿坐到床上，冷冷地对他说：“没带钱来你就走吧。”

说完，我就直挺挺地倒在床上。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我的烟盒，掏出一根烟点上，没抽几口，觉得没味道，又面朝墙，将那支烟狠狠地墙上按出了一个黑点。

阿布却没走，他在床边坐了下来。我不由自主转过身去看着他，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脸上划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不要太倔强，会吃苦头的。”

我抓住了他那根在我脸上动过的手指，忽然很希望他会吻我。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他从来都没有吻过我。但这个念头只是在我的心里一闪而过，像那个被我按在墙上的烟头，刹那火光，最后只变作一个现实的黑点。

有些人之间永远都不会发生爱情，我和他就是这样的。

“阿布。”我却忽然有心情逆天而行，把头仰起来，闭上眼睛对他说，“你要我吧？”

“扯你妈的淡！”他伸出手，在我的枕头低下粗鲁地乱摸一气，好不容易摸出一根烟点上。

我咯咯地笑了，问他：“吓到了？”

他还是不说话。

“你还真打算为姓莫那妞守一辈子空房？”

我知道我的话触犯了他，他像个被点着尾巴的牛一样从床边“腾”地站起来，用那种喷火的眼神看着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钱扔到我面前，拉开门，出去了。

完成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作，他只花了一秒种。

这个孬种，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，只要提到那个姓莫的，他就没法平静。

得，滚吧！

我捏着他留下的那两张纸币，坐在床边，开始折纸。我把其中一张折成了一颗心的形状，另一张折成一只丹顶鹤。喝了酒又得了钱的我，无论如何心情还是好的。我捏着两件艺术品，开心地浮想联翩：是先付房租？还是大吃一顿？还是去买件起码能穿得出门的衣服？说来好笑，这两百块钱在现在的我看来无疑是笔巨款，如果被姓莫和姓米的那些丫头们知道，我真担心她们的大牙还能不能保得住？

我忍不住尖着嗓子摇着头鬼叫般唱歌：“还有一只丹顶鹤……轻轻地……轻轻地……飞过。”我正唱着，门开了，我还以为是阿布折了回来，却没想到现身的是好几日不见的我的同屋孟梦小姐。她头上戴着一顶便兮兮的格子布帽，身后拖着一个大蛇皮袋，穿得跟拾荒的没区别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把蛇皮袋往桌子下面一推说

阿布指尖的温度只在一秒间，就刺穿了我骄傲的气场。
平静之下的湖水，忽然暗流汹涌。



道：“房东叫下周末搬家。”

这个房子本来是孟梦一个人租的，我来了，她救了我，我也救了她。因为那时候她的钱已经不够付房租了，而我刚来北京那一阵，住的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还不如意，遇上的不是变态老男人就是搞摇滚的情侣，要么就是骗子、瘪三，好不容易在搜房广告上看到角落里的她。我摸到她家一看，就对这里爱上了。又小又干净又便宜，正合我意。至于孟梦为什么同意和我合租我却没问过她，听说在我之前她拒绝了三个女学生，偏偏看中了。这让人缘一直不怎么地的我有些小成就感。就这样，两个本该怎么也走不到一起的人，居然在一起住了半年多！

其实，我挺同情孟梦的。她喜欢画画，考中央美院三年都没考上，今年在准备第四年。她说话很少，跟活死人没区别。我和孟梦虽然人生观不同，同屋异梦，但我们都懂得尊重彼此，学得会视对方为空气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但现在，她忽然说要我搬家，虽说我欠了她一个月房租，但也不至于这般绝情吧。

我懒得理她，把钱揣进兜里，摸了摸自己肿得怪有性格的脸，再摸了摸一整天没吃饭的肚子，准备还是先出去吃点东西。我没有化妆，丑成这样还化什么妆，再说偌大的北京也没人认得我。我摇着两天没洗的花裙子在镜子前转来转去时，孟梦又进了卫生间，透过房里那面窄窄的镜子，我看到她正在把整袋去污粉倒进浴缸里，像在浴缸里做炒河粉。

“我再说一次，房东说，房子要收回，下周五前我们要搬家。”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孟梦像一个女鬼一样在我的身后发出幽幽的声音。

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扬着声音问：“你要我搬走？”

“不是我，是房东。”她像说绕口令一样地对我说，“我不是房东。”

“屁！”我狠狠地把搓着自己的手指，一边搓一边骂：“你脑子不清楚是吧？要老娘搬老娘就搬？把老娘当难民了？！”其实我知道不是孟梦，我只是想拿她出气。真不知道今天我究竟犯了哪路神仙，不停地倒霉，接二连三，我继续骂骂咧咧，顺手把刚才用剩下的化妆棉扔进了旁边的浴缸里。

“你是不是有病？”孟梦把还戴着手套的手伸进浴缸捡起那些沾着泡沫的化妆棉，把它们狠狠捏在手里像跟我示威一样。我本来预备向她道歉，可“对不起”的“对”字还没出口，她就直接把那些脏兮兮的化妆棉扔到了我刚刚洗干净的脸上。

我靠！我伸出自己的手，狠狠甩了她一巴掌，大骂了她一句：“你想死！”

“我忍你很久了。”孟梦说。

“算你命不好，你他妈继续给我忍着！”我一边骂一边快步走出了卫生间，一直走出去，用力关上了小屋的大门。我一直走到街口才松了一口气。与其说走，不如说跑，我离开时，孟梦正转身去提她身后那满满一桶污水，我怕孟梦追出来把那桶水都泼在我身上，我可不想跟她在大街上打架。况且，我身上穿的正是我最后一件能穿出门的衣服。

这是我第二次打孟梦。第一次，是我到这里来的第二天，我们因为一块凉拌番茄吵架，把我们俩所有的碗都摔了。就因为我揍了她一把，我们在小床上互相撕扯打架，打到都累了才罢手。她的手被我抓破了，我的胳膊被她咬出了血印。最后我们一起哭了，她哭的时间比我长一些，由此可见，她性格也比我倔一些。

孟梦这个小妞跟我在老家遇到的女人都很不一样，或者说，在北京漂着的这帮女人们，每个人都很强悍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不是轻易能被摆倒的，跟我老家那帮读书白痴似的小妮子根本不一样。

我也渐渐地被锻炼成这样一个悍妇。要是再拼哭，她未必是我的对手。

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，一拐弯，忽然发现阿布竟然没走，叼着烟低着头站在灯箱旁边，好像早就猜到我会出门一般。

我干脆没理他，径直从他身边走过。

他一把拉住我说：“我有个朋友开了个酒吧，你要是愿意，就去试试？”

“去干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你高中都没毕业，还能干嘛？”他反问我。

“好吧。”我说，“给多少钱？”

“看你干得如何。”阿布打量着我说，“不过就你这骚样，万儿八千的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说，“等我脸好了就去上班。”

“喂，你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被人扁了。”

“谁扁的？”

“傻逼。”

他想了半天后答我说：“那傻逼还挺牛逼的。”

虽然我不是一个大脑很复杂的人，但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一下生命的真谛。

在我十五岁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，前途就像一片荒地，寸草不生。我们班有很多巨有理想的人，特别是很多外表一片洁白内心花花肠子的女生，和她们一比，我简直就像是少年儿童般清纯可爱。可是我美丽的外表欺骗了大家，很多人都说：“蒋蓝这丫头有心计！”

天地良心，我要有心计，我妈还会那么担心我吗？我妈对我的担心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，她除了炒股之外的另外一大爱好就是算命。从我十四岁起，她就不断念叨，说我十五岁会遇到贵人。

“见他妈的鬼的贵人！”我爸这样骂她。我们家人都爱说脏话，我爸和我妈都是小职员，小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，这跟我大伯家截然不同。我大伯的产业做得很大。我们家还住六十平米的筒子楼时，他家已经盖别墅了。

第一次去他家做客时，我的脚被我妈用鞋跟狠狠地踩了一下。她对我低声喊：“进门是要脱鞋的！”

我的堂姐蒋皎穿着一双水晶拖鞋站在门口，她微笑着，伸手把我拖进屋子。

她说：“没事，进来吧。”

我怔怔地看着她的脸，发现那上面有一种让我羡慕的容光。

那时我还没想到，传说中的贵人就是她。

后来，她去了北京读大学，再后来，她不读书了据说是要去当歌星。再再后来，她一夜成名，改了名字，变成了香港人。一切都像是在做梦。

至今，我都记得那天在她家，她把她的第一张专辑《十八岁的那颗流星》递到